



中国皇冠诗丛

散文诗辑

旅

人

蕉



李金安

广

旅 人 蕉

李金安

• 中国皇冠诗丛 •

旅人蕉

李金安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南宁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1092×787 1/32 3.0625印张 65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7—5363—0682—2/I·138

定价：1.50元 （全辑15元）

夺回诗的艺术皇冠

—《中国皇冠诗丛》第一套总序

孙绍振

光这个名字就够气派的了，皇冠诗丛，这不仅仅是一种愿望，也是一种责任，我感到最动人正是一种历史的挑战意味，而不是与某一同行争一日之长短。

诗曾经拥有艺术的皇冠，长达千年以上，不论在中国文学史，西方文学史，东方文学史上，都是如此。它曾经在各种艺术形式中雄踞盟主的地位，比任何其它艺术形式都更早成熟。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只有它才是时代智慧的焦点，艺术水平的标志，在它周围聚集着最灿烂、最夺目的天才的星座。那谓的鼎盛时期，至今仍然使当代诗人神往，那璀璨夺目的艺术皇冠，不但散发出一种美好的历史光辉，而且产生一种掣动心魄的鼓舞力量。

固然，无可讳言的是，这一切都是艺术在它古典时期的历史，到了现代，特别到了二十世纪，艺术的现代时期开始以后，不管意象派、现代派有过多么雄强的意志，但总的说来，诗的艺术皇冠已经不可否认的失落了，作为一个时代的艺术水平的代表的，已经不是诗，而是小说。诗已经充分成熟，

乃至到了烂熟时期，才开始在勾栏瓦舍市井小民中间暴发起来的，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居然雄踞在艺术的宝座上，戴着艺术的皇冠！

历史如此无情，不能不使诗人气短。

于是有了反抗，在本世纪初有了意象派的产生，起初是在美国，后来到了英国至意大利、德国，接着现代派诗歌的产生。究其主旨，自然是为了挽救为十九世纪末为后浪漫主义弄糟的诗艺。

当然也产生了新的生机，新的星座。不论是献身于革命的洛尔迦、聂鲁达、纪廉，还是远离革命的庞德、艾略特，都卓有成就，他们都开了一代诗风，创了新的诗艺。但是，不管有多么大的成就，比起二十世纪的小说来，诗的成就，不能不显得逊色。诗的读者范围在缩小，诗的社会关注度在降低，诗艺的群众接受性在萎缩，这一切都不能讳言，有历史感的诗人不能无视诗在衰弱的信号。

因此，有人喊出了警报：二十世纪不是诗的世纪，而是散文的世纪。

然而，我们中国人都不那样悲观。

从五四新诗开始，我国新诗和散文诗用六十年走完西方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二百年的历程。而到了八十年代，在新时期诗坛上也开始了某种历史的进军，多至百种的旗号、宣言和自称的流派风起云涌，尽管其中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但艺术上寻求突破，开拓新的天地，寻找新

的视角，探索新的心灵，挖掘新的层次，创造新的形式和语言则成为共同的潮流，不管年青的还有部分已经不年青的诗人和散文诗人意识到否，在心灵深处，他们都有一种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憋足一口气，要为诗歌在艺坛改善地位，寻求新的制高点，或者象有的诗人已经说了的那样，恢复诗的艺术宝座，夺回诗的艺术皇冠。

自然，美好的愿望并非都能转化为美好的现实，有时现实和历史是如此之严峻：恰恰因愿望过于美好过于悬浮于实际而走向自身的反面。这几年来，我们看到已经不算少。这其间，有一个最基本的经验，那就是不但要突破别人的成就，而且要突破自己。如果因为要突破自己尾随他人，特别是满足于尾随他人则无异于缘木求鱼，反之如果因为要突破别人要模仿自己。因循守旧，则更是南辕北辙。

中国新诗和散文诗在这两方面都有教训，而且是不断反复的曲曲折折的痛苦的教训。

任何探索都必须有极其清醒的头脑，特别是在进行着历史的挑战的时候，站在历史的抉择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必须牢记的是《国际歌》那句名言：“只靠自己救自己”，任何外来的、他人的语言、形式、方法都救不了中国诗歌和散文诗，只有把外来的東西，用中国人的心去同化、消化或者用一个时髦的术语来说——解构(deconstruction)以后，才能成为我们自己的诗艺，成为我们的创造。

我们的目的是创造自己的东西，让外国人去模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也不拒绝暂时地、有条件地学习他人的好东西，但学到手之后，我们就要拿出自己的真功夫来，让他人大吃一惊，让他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卑。

我想在八十年代即将结束，九十年代即将开始的今天，我们就凭着这一点自觉、这一点清醒，这一点“狂劲”（但不妄）向着诗艺的历史制高点出发，向世界出发。

在今天商品价值泛滥，而审美价值贬值的情况下，广西民族出版社居然有如此大气魄出版诗集并散文诗集二十种，据说以后还要继续出下去。这实在不能不使人赞佩。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出版社文艺室主任、同时也是皇冠诗丛责任编辑的冯艺先生，他以年轻编辑家的眼光和青年作家的勇气，和两位主编、青年诗人黄神彪、栗原小荻及所有的编者们一起大胆地做出了这项富有意义和价值的大艺术工程，我们也不得不深感钦佩；另外令人兴奋的是，其第一套的作者除柯原、晨梅外，其余18位作者大多是三十岁左右，有些只有二十四五岁，当中还有壮族、侗族、彝族、白族、蒙族的青年作者，这越发显得我们新诗的队伍盛况空前，有这么广大的队伍参加新诗的建军，也许正是我们必然获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1989.11.18

目 录

夺回诗的艺术皇冠（总序） 孙绍振（1）

月季，撒哈拉岩画.....	(1)
人性的裂变.....	(2)
赞斯卡谷地的发现.....	(3)
灵魂之色.....	(5)
逗趣.....	(6)
少妇笔下的随想曲.....	(7)
刀痕。橄榄色的铅笔.....	(8)
采蘑菇的少女.....	(9)
缔造一叶船帆吧.....	(10)
补网.....	(11)
鱼化石·黑天鹅.....	(12)
贝饰.....	(14)
山魂.....	(15)
信鸽.....	(16)
漩涡.....	(17)
宇宙·思维.....	(18)
图腾·电脑.....	(20)
桔灯下，流动的彩笔.....	(21)
丛山，错位的音符.....	(22)

琥珀	(23)
恋情的内涵	(24)
心的探询	(25)
国际马拉松赛跑情思	(26)
人生·舞步	(27)
攀山·采撷	(28)
海员·塑像	(29)
太阳·野牡丹	(30)
夜幕永不会垂下	(31)
滴血的天鹅	(32)
水手·少女·烟雾	(33)
风筝	(34)
旅人蕉	(35)
旅人	(36)
旅途	(37)
意识的萌动	(38)
攀山时刻	(39)
绿丛里，彩色的蘑菇	(40)
猕猴桃丛林	(41)
早晨的色调	(42)
淡淡的忧郁	(43)
淡淡的明眸	(44)
岸滩上的思絮	(45)
静美的凝思	(46)
热情的呼唤	(47)

怀念的月季	(48)
燃烧的火炬	(49)
思维花朵的溢香	(50)
画家·山野人	(51)
当他发现美的荒漠	(52)
浮雕	(54)
大禹	(55)
国画·鸽巢	(57)
国画·孔雀	(58)
你雕刻着一只孔雀	(59)
南国斑竹	(60)
呵,茉莉花	(61)
芦笙·昙花·尘土	(62)
让城市揭开美的扉页	(63)
结识	(64)
滴泪的微笑	(65)
鸽子叠幻的音色	(66)
春天·谐谑曲	(67)
另一种音律	(68)
小提琴协奏曲《黄河》	(69)
吉他,无主题变奏	(70)
昙花·小提琴独奏	(71)
无题	(73)
冰上芭蕾	(74)
多瑙河之情	(75)

黄河畔，名曲	(76)
弹花曲	(77)
音乐浮雕	(78)
一个充实的音符	(79)
你是舞者	(80)
杜鹃花·石竹花	(81)
白天鹅·非洲	(82)
银虹飞舞	(83)
城市叠变的镜头	(84)
世界·爱情	(85)
为健儿雕像	(87)
赞《掷铁饼者》	(88)

月季，撒哈拉岩画

谁家阳台上的月季一直未开花，有人说是因为没有在花盆旁，放一尊太阳神像。而少女却不愿直说，是忘了重施基肥……因为在莽莽森林里野餐时，少女曾制止别人用有毒的夹竹桃枝条当筷子，却挨了荆条的一击……

此刻，我正对着一本画册凝思：撒哈拉古代彩色岩画，是用锐利的燧石勾刻的轮廓吗？那是用赭石色页岩调磨的色彩吗？这可不能靠神话来随意回答。

此刻的太阳使我非常惬意，那穿燕尾服的绅士曾断言，人类永远不会知道太阳的成份。而当今通过光谱分析，人类知道了太阳的化学元素，有钠、钙、铁、镁……

此刻，我要冒着太阳的燥热，去海边的木屋，找一个男孩（他将来要在海底建造水晶宫），纠正我曾对他的一句戏言：“海里有座大山在移动。”其实，那是一头鲸鱼游动时露出的脊背。

人性的裂变

儿时，你打出的水漂，能在水面上腾跃八、九次，我也能；你能用高粱篾编个精致的蝈蝈笼，我也能；你能根据板栗树不同的角度，画出不同的水彩画，我也能……

今天，你能有品尝古代宫廷菜红棉虾团的机遇，我不能；你说个并不可笑的笑话，能引来一片笑声，我不能；你能用并不是你采撷来的赫尔岑的妙语，提高你的身价，我不能；你把美人蕉错说成棕榈树，能避免别人的讪笑声，我不能……

而我呢？

在世间为你展现的笑脸、颂诗，我能识别哪些是虚伪的，哪些是嘲讽的，你不能；我能把纤夫背上的伤痕凝为诗魂，你不能；我真挚的心声化作绿色的韵律，能获得从不相识的，也许永不会见面的山姑寄来的贺年片，你不能；我的生命能在罗丹的凿石声中、海边渔民的螺号声中搏动，而不是维系在一根孤单的、终会枯朽的树枝上，你不能……

赞斯卡谷地的发现

有人给我戴上一幅狐狸面具，于是，我遭到冷漠目光的鄙视；有人把我化妆成圣诞老人，于是，那白种人，黑种人……都向我献出爱的诗篇。其实，不论把我打扮成什么，我的心灵追寻的都是飞涛中蝴蝶帆的潇洒……

此刻，海滩上的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仿佛都是化妆的。于是，我想起了不知现在是否完全消逝的论调：“只有白种人才是优等民族。”

阳伞下，报纸上一则新闻拓开一片新境：今天人类学家在喜马拉雅山南麓与世隔绝的赞斯卡谷地，发现了纯粹的白种人的土著民族——米纳罗人……现在仍是用燧石取火，采集野杏、野豌豆为食……

此刻，我无意再宣扬，那阿旃陀石窟壁画上，一朵摇曳的荷花，黄种人构思的多么巧妙？我只是询问海滩上那位黄皮肤的人类学家：

“是人的形状和肤色，容易形成荒唐的错觉呢？或是人的视觉存在着谜一样的痼疾呢？”

人类学家却微笑着转移了内涵：

街上走动的冠上镶着钻石、穿着鱼皮服装的人，也有可能会蜕变为类似米纳罗人，你信不信？”

灵魂之色

戴着假面具的舞者，随着蝗虫般的图腾，在淡淡水乳里隐去了——那不过是丝织折扇上，一片多余的枯叶。

那我们的审美观念呢？

流星雨的火色，叠织着古陶片的鱼纹，和船桅上飘忽的鸽羽，竟化作一片漫溢的霞辉。于是，你竟抛弃了质朴的柳笛，攀到霞辉里，亮出雄狮般的造型。……

我常常在结霜的清风晓月里，悄悄解开船的缆绳，驶向静寂的蓝海。偶而在岸上邂逅，你却忘记了，我曾在五月的阳光里，伴你上山，采摘野樱桃……却昂首吐着桔核，并向我的船上抛块桔子皮……

我笑了：“你知道桔子的祖先是谁吗？古生代，从水中第一批登上荒芜陆地的，是什么植物？而我的船知道。无限时空，真正体现艺术造型的是：船！”

“不信？将来给金星送去第一批荔枝丛的，仍然是：船！”

逗 趣

山林里，我们相识了，你允许我走进你那体现箴言的竹楼。你问起我的命运来了。我说，有人说天上的冰雹，是我缔造的，并且击毁了高楼的秋海棠。

你咯咯地笑了：“你看，菖蒲的叶象剑，但为什么是青绿色呢？”

我说，黄河畔一个女婴的蝈蝈笼里南瓜花，被人摘去当作喇叭吹奏。

你问我崇爱什么，我说。我崇爱：火！你又咯咯地笑了：“火，有时会烧毁橄榄树，是吧？”

你崇爱什么？你说：“我崇爱蒲公英。它微不足道吗？你可知道，它的根须竟扎入土地一米多……”

我沿着石阶下山，你的竹楼，你的身影，怎么悄然不见了？你明明叮咛我，去给山下那个闭门的少妇，医治一下她那棵枣树的病斑……